

上一次將經題介紹過了，因為佛經是從印度文翻譯過來的，因此依照講經的慣例也必須要將翻譯的人略微做一個介紹，這叫做人題，就是翻譯人的題目。請看經文第一行的下半段：

【後漢沙門安世高譯】

『後漢』是指的年代，『沙門』是翻譯人的身分，『安世高』是翻譯人的名稱（就是名號），我們按照這個順序來介紹。這個「後漢」在中國歷史上，劉邦可以說跟項羽兩個人滅了秦以後，這是楚漢相爭。五年，劉邦滅了楚就建立漢朝，在歷史上稱之為前漢。十二傳為王莽所篡，漢室的子孫劉秀起來推翻了王莽恢復了漢朝。實在講劉秀並不是真正的中興，可以說他是個創業的人，在歷史上稱之為後漢。這個前漢也稱為西漢，後漢也稱為東漢，東西之分是從建都上來說的。前漢建都在長安，後漢在洛陽，一個是在東，一個是在西，所以這東漢、西漢是從這樣子分的。西漢在前，東漢在後。劉秀中興(這是一般都說中興)年號稱光武，也就是漢朝的光武皇帝。這在公元是二十五年（今天公元是一九七九年），光武中興的時候是公元二十五年，時間我們從公元來算比較上更清楚、更明晰。後漢也是十二傳被曹魏所篡。十二傳差不多將近兩百年的時間。此地是說後漢這兩百年當中，是指什麼時候？必須要把它說出來。安世高大師到我們中國來是後漢桓帝的時候，天下已經很亂了，逐漸接近到三國的時代。桓帝是第十代，靈帝是第十一代，漢獻帝是第十二代，獻帝時候亡國的，那時候曹操當權。這是第十代的皇帝，他在位二十一年，崩的時候年歲並不大，三十六歲。桓帝接位改元叫建和，士高大師是建和二年（建和二年這一年，桓帝才二

十歲），這一年也就是公元一百四十八年，安世高大師到我們中國來的這個年代。為了加強我們對於年代記憶上方便起見，我們中國漢朝有一位了不起的大儒，他在儒家的影響力，可以比得上我們佛門裡面的六祖惠能大師，這個人就是鄭玄（鄭康成），這是漢朝一代的大儒。儒家到以後影響力這樣的深遠，鄭玄的功勞實實在在是不小。鄭玄是漢朝人，也是在這個時候，建和二年（就是安世高到我們中國來的這一年）鄭玄是二十二歲。鄭玄死在獻帝（就是漢獻帝）十一年，他的世壽七十四歲。他死的那一年也正是歷史上《三國演義》裡頭很著名的一段公案，就是關老爺（關公）離開了曹操的時候，斬顏良、誅文醜就是在這一年發生的，那一年是鄭玄過世。桓帝建和七年孔融出世，九年曹操出世。就是安世高到中國來是建和二年，來了以後五年孔融出生，來到中國第七年曹操出生。這樣一說，關公還比較晚一點，關公是安世高到中國來十三年，關公才出生。這都是三國裡面的風雲人物，可以說跟我們安世高大師都是同個時代的，世高大師在中國弘法的時候那些都是小孩，幾歲的小孩，這些風雲人物在當時都是小孩。這是把年代跟我們簡單的交代到此地。所以佛經的翻譯冠上這兩個字是代表著時代的意思。

其次，我們再講「沙門」這兩個字。沙門是印度話音譯過來，它的意思在「勤息」，勤是指勤修戒定慧，息是指息滅貪瞋痴。在印度凡是宗教徒，尤其是出家的宗教徒都稱作沙門，所以沙門在印度是一切宗教出家人普通的一個稱呼。佛教傳到中國來之後，印度這些高僧都非常的謙虛，沙門是一種謙虛的稱呼。為什麼？在印度是個普通稱呼，並不代表什麼特別尊貴的意思，所以當時的印度法師很多都是稱沙門，這是種謙虛。到中國來，這兩個字就變成佛門裡面出家人的專稱了。這個道士也是出家的，他不稱沙門。其餘的宗教在中國出家都不叫沙門，唯獨佛門裡面出家人稱沙門。所以到

了中國變成佛教專有的名詞，在印度是一般宗教共通的名稱，這是指的身分。

翻譯的人，「安世高」。這個地方的安不是法師的姓，而是法師圓寂，正如同我們玄奘大師當年在印度留學，他在名字上冠上一個唐（唐玄奘），所以冠上這個字是國家的國號，表示這個人是唐朝時候的人。世高大師也是如此，所以上面這個安是他的國號，他是安息國人。安息國在唐朝稱之為波斯，在現在我們稱之為伊朗。前些年伊朗的國王到我們台灣來訪問過，現在的伊朗就是漢朝的安息。他是以國為姓，用國冠在姓名的上面。他的名叫清（清潔的清），別號叫世高。世高大師的身世相當的不平凡，他本身是安息國王的太子，在那個時候安息在西域是一個大國。傳記裡面記載，世高大師從小至孝聰慧，對父母極其的孝順，聰明、智慧而且還博學多聞，世出世間的典籍都能夠通達，不是一般泛泛的通達，可以說相當的精通，尤其是天文、醫理（就是醫學）在當時都可以稱得上世界第一流的人物。他還有一般人所沒有的特長，他懂得鳥獸的言語，這個我們在傳記裡面看到。幾隻小鳥在樹上叫的時候，他知道牠們在談什麼，他有這個能力。在我們中國古書裡的傳記，確確實實中國也有懂得禽獸言語，安世高他懂得。他的父親死了以後，他繼承王位，沒有做一年（不到一年）他就把這個王位讓給他叔叔，他出家修道，以後成為一代的高僧。

對我們中國特別有緣分，所以在傳道的期間，在我們中國住得很久。對於中國的佛學影響非常之大，這是初期譯經大師，在譯經成就方面可以說是最輝煌的一位。他到中國來帶的梵文經典相當的豐富，在當時漢朝的首都洛陽，一共譯出來二十九部，有一百七十六卷。翻譯的期間達二十二年之久，到漢朝靈帝（剛才講了就是第十一代的皇帝），到漢靈帝建寧三年（就是公元一百七十年），他

終止了譯經的工作。所以這譯經的工作，從他來的時候開始，一直到靈帝建寧三年，一共是有二十二年的時間，從事於翻譯的工作。譯經工作告一段落之後，實在講這經典是翻不盡的，他把這個翻譯的工作放下，他要去辦一樁事情，這一樁事情很特別，也是了前生一段的公案（不是這一生，前世）。由此看來，世高大師實實在在是了不起，對我們來講是現身說法，像如來三轉法輪，最後給我們作證轉，真正是拿出證據。這個事情就是他譯經的工作，他把它結束了，結束之後他就到江南去。洛陽是在河南，他現在要到江西去（我們指現在的江西），到江西什麼地方？到江西廬山，就在九江到南昌之間的這一個地方，這是宮亭湖的所在處，就在湖邊上有一個廟叫做宮亭廟。這個地方是在現代九江縣，當時不叫九江，當時叫潯陽郡。他到這個廟裡來幹什麼？這個廟裡頭的廟神，在過去世是他的同學，他跟他有約，時節因緣到了要去超度他。換句話說，他之所以把這個譯經的工作結束、告一段落是應前生的約，是去赴約會去的。這一樁事情在《高僧傳》裡面記得很詳細，這個事情不是這一生的事情是前世的事情。

前世，就是安世高有個同學，他們是同參好友住在一起在一塊修行的。傳記裡面講他這個同學明經好施，這一點我們今天來看那是高僧一個，明經，三藏經典通達，又喜歡布施。你看看這樣的出家修行人到哪裡去找？但是他有一個習氣，習氣就是容易發脾氣，性情不太好。發什麼樣的脾氣？諸位要曉得，這個是在早期，可以說是在釋迦牟尼佛正法的末期，像法的初期，眾生善根相當之深厚，在西域那邊的出家人依舊是托鉢，過這個生活。這樣的一位大法師弘法利生，財布施、法布施，出去托鉢齋主供養的飯菜很可口就很喜歡，供養的那個飯菜不可口心裡面就很不痛快。這個就是瞋恨、瞋恚就要發作，好像我對世人這樣的恩德，你看看今天供養的飯

菜都不能吃，心裡面就不痛快。在今日之下這一點點小小的瞋恚，這個算什麼？真是不算什麼。可是就因為這一點瞋恚心沒有斷，死了以後（法師圓寂了之後）墮在畜生道去，受了一個蛇身，是一條大蛇，蛇身。這個蛇就做了宮亭湖的湖神（就是水神之一），我們俗話稱作龍王，實際上牠是一條蛇。前生所修的福報很大，因為他弘法利生，所以做了神之後（諸位要曉得，這個神是個畜生），做了神之後很靈驗，方圓一千里的所在有求必應，非常的靈。因為他生前喜歡布施，所以福報很大，到這個地方來祭他的、來拜他的，香火鼎盛。從這個地方看，我們台灣省鹿港的媽祖也是個神，他的福報相當於安世高那個同學。我們這裡媽祖也是個水神，你看保佑打漁的，他是個水神，屬於龍王這一種。安世高那個同學也做水神，是江湖裡面的龍王。這就是學佛，諸位要記住果報，萬萬不可以動瞋恚心。

他做了神，壽命比我們人要來得長。安世高死了之後投胎又得到人身，沒有失掉人身，而且生在帝王之家有宿命通，能夠捨掉帝王的王位繼續修道，他成就了，他得道了。想想這個同學壽命快要終了，命終之後他就要墮地獄，因為在做神的這一段期間至少也有一、兩百年，他享這麼長的香火。一般老百姓去祭祀，都是殺生去祭祀，神都是接受血食，去祭祀他了，他高興，保佑你順風、順水，一帆風順，一路平安。沒有祭祀他的，他就發脾氣，搞什麼怪風、怪浪的時候，弄得你船行走不平安。這是鬼神在主使這條道路（這條水道），因此享受血食的祭祀多了，跟一切眾生結下無數的命債。他自己也曉得死了以後要墮地獄，所以求安世高超度他。由於過去世老同學有這樣的關係，所以安世高在他將命終的時候就到他這個廟裡來。在來之前這個神就托夢給他廟裡面的主事人，相當我們現在說廟裡的住持，那時候不叫住持，叫廟祝，就管理這個寺廟

的人。就托夢給他，告訴主管的人，說兩天之後有一位高僧是我前世的同學，到這個地方來超度我，你要好好的招待他。安世高到這個廟裡來了，見到那個神像就給他說法，說的那些話別的人都聽不懂，說的是印度話，跟他用家鄉的方言跟他說，說了以後也祝願給他念咒。然後就要求這個神現身，你要求懺悔，現身給大家看一看。神很不樂意，他說我這個身很難看。結果安世高還是叫他現身，後來他就從神龕裡頭爬出來，是一條很大的蛇。大家都看到了，這個神他的本來面目現出來了。以後這個地方就叫蛇村。

神囑咐廟裡頭管事的人，把他所有的財物統統交給安世高大師，求安世高大師給他修福來超度他。安世高就帶了這批財物到南康，南康是漢朝的一個大鎮，就是現在的江西省的省會南昌，在當時叫南康。在那個地方建一個佛廟，就是拿這個神的錢，他的財物，在現在的南昌建一個廟。這是江南佛廟第一個，江南第一個佛廟建廟的功德主就是宮亭湖的湖神。江南的佛法就從這個廟開始。建好了之後，安世高大師在那個地方主持這個廟，弘法利生，這是以後的事情。當時安世高離開之後，上了船，船走沒有多遠，大家看到有一個穿白衣服的人，年紀很輕，站在船頭上向安世高磕了三個頭以後就不見了。有很多人看到，問他那是什麼人？安世高點點頭，告訴大家那就是廟裡頭那個蛇神，現在他已經脫離了蛇身生忉利天。

安世高建的這個廟叫大安寺，這個廟的名稱也是由安世高定的。安世高的神蹟很多，諸位要想知道詳細一點，可以看看《高僧傳》。在《高僧傳初集》，《神僧傳》裡頭也有記載，我們在此地不必多說，略略的把大師重要的事蹟，做一個簡單的介紹。由這段公案來看，出家修行、弘經布施，如果你不能夠真正的捨棄瞋恚，還是要墮落在惡道。所以忍辱波羅蜜重要！不能夠忍，修得再好，果

報還是在三途。你所修的什麼？是有漏的福報，福報到三途裡面去享。所以世間無知的老百姓所拜的那些鬼神，有一些並不是真正的鬼神，許許多多都是畜生身。我們在安世高傳記裡面所看到的就是一個例子，大家拜的龍王，實際上那個龍王是個蛇身，並不是龍。所以以畜生身來享受這個福報的，很多很多。在本省什麼媽祖、王爺公之類的，什麼千歲爺，你看多少？那些都是鬼畜身，也都是前世修行人，不捨瞋恚，終墮惡道，這是我們要特別警惕的。那就是說一個修行人，無論遇到什麼樣不如意的事情，萬萬不可以動瞋恚心。你要曉得，瞋恚心一起與外面境界不相干，對自己的損失太大太大，害了自己。

第二，超度功德確實是有，但是必須要得道的高僧才真正有效果。宮亭湖神要遇不到安世高，他的果報在地獄。因為在做神的這個期間當中，瞋恚心更重，造的殺業更多。不如他意了，他有方法把人家的船給它在江當中翻掉，財物損失了，人也淹死了。這就是這些神的瞋恚，所以他自己也曉得死了之後一定墮地獄。像以後，超度梁武帝的皇后，是寶誌公長老，寶誌公歷史上傳說觀世音菩薩的化身。悟達國師的那個冤家對頭，替他化解的是迦諾迦（阿羅漢），這是得道的高僧才有真正的效果。沒有得道的，唯一可以有幾分相應的，那就是至誠感通。沒有誠意，沒有恭敬心，那個超度的佛事等於白做了。所以真正講到這個超度的功德利益，我們要不懂這個理，不曉得這個做法，太難太難了。主法的人要恭敬，誠心誠意；幫助修法的人，乃至於齋主一家人都要全心全意、恭恭敬敬的來做才會有感應，這個亡者才能夠得利益。

我們現在看看，有許多超度的佛事非常的草率，很隨便，沒有恭敬心。齋主那個心不是超度亡者，而是什麼？面子問題，做給親戚朋友們看的。你看我現在做了，你們大家沒話說了。如果不做，

父母過去了，別人說他不孝。他不是真孝父母，不是真的超度父母，他是怕別人說閒話，敷衍了事。齋主本身敷衍了事，主法這些出家法師當然更隨便，為什麼？你自己都沒有意思超度。法師誦經超度目的也並不是在超度，是把那個單錢供養拿到就行了，超得了超不了絕對不負責任。那這個樣子出家人也有過失，所謂是接受人家的供養就要替人消災，人家災消不掉，你接受這個供養將來還是要還債的，非常之不好，等於是一種欺騙的手段，把信眾的錢騙到我手裡來，騙到我口袋裡來。因此，經懺佛事的超度，必須要至誠恭敬，才能夠免除這個過患，這是第二樁要明瞭的。

第三，三寶依寺而住，沒有寺院，沒有道場，佛法再好也不能夠弘揚，所以寺院是教化眾生的根據地。因此建立寺院、講堂的功德無量無邊，福德最大。你看看安世高接受宮亭湖神這些財物，他往江西南昌去，還沒有到江西（沒有到南昌）這個宮亭湖神他已經超脫了，已經生忉利天了。只發了這個心，事情還沒有做、廟還沒有蓋，他就生天，就解脫了。諸位想想，這種功德太大太大了。這個嚴格的講不算功德，算福德。所以我們要想修福到哪裡去修？利益眾生的事情是福德，哪一樁事情對眾生利益最大？無過於弘法利生。弘法利生是為一切眾生做最好的因緣，什麼因緣？破迷開悟的因緣，離苦得樂的因緣，所以這一樁事情福德最大。

第四樁是說功德，功德必須要修行。功德說的什麼？說的戒定慧，戒定慧別人不能給我們，是要我們自己去修。他的成就明心見性，了生死出三界，斷煩惱證菩提，這是屬於功德。福德的果報只在人天，所以安世高那個同學做神，死了以後生到忉利天。這是一般講福德最大的只能夠生到忉利天。他的成就比安世高那差得太遠太遠了。

所以我們讀《高僧傳》、讀《居士傳》，乃至於讀《淨土聖賢



錄》，我們一定要做到見賢思齊。人家一生怎麼樣修，怎麼樣行，怎麼成就，那是我們的榜樣，是我們的典型，我們必須要效法，自己才會有成就。在修行的過程當中，尤其是初學，除了依靠經典老師之外，我們還要取一個榜樣（等於說我們要找一個標本，照那個樣子來塑造自己，這樣成就才快），這種方法我在講席裡面說過很多很多次。聖賢之中，我們取菩薩做榜樣。學菩薩，學觀音菩薩，學地藏王，要學得像。學像了，你自己就是觀世音，就是地藏王。如果說菩薩地位太高了，我業障深重我怎麼敢當菩薩？那你在高僧裡面取一個人做你自己的榜樣，這樣我們的成就就快，我們的障礙才能夠少。古人，安世高大師是榜樣，只怕我們學不來。我們中國人裡面，隋唐佛學是登峰造極、黃金時代，華嚴宗的賢首、清涼、宗密大師，值得我們學習。天台的智者、灌頂、幽溪值得我們學習。淨土宗的慧遠大師、善導大師，乃至於到近代的印光大師，都可以做我們的榜樣，只要我們能夠善於取法。

但是在行門裡頭一定要專，行與解都要專一，不可以三心二意。今天選了觀世音菩薩不錯，我要學觀世音菩薩；明天想想地藏菩薩好，我還是跟地藏菩薩有緣，算了，明天不學觀音了，改學地藏；後天想想文殊菩薩智慧高，再去學文殊菩薩，這就遭了。所以老師只能跟一個，跟兩個就學不成了，一才能成就。我們細細觀察古人，古人之所以能有成就，能那麼快的時間有成就，人家一生就一個道場，一個老師，一個法門，一部經論，他能夠專一，所以他能成就。今天的人搞了一輩子都搞不成就，就是什麼？他太散亂，太多了，老師太多了，道場太多了，法門太多了，貪多嚼不爛，是自己給自己找來的障礙，自己給自己找來的麻煩，不能怪人。絕不是說我們現在的根性比不上古人，這個話我絕對不承認。在我的看法當中，現代人比古人聰明得多，古人在二十幾歲的時候還是呆頭呆

腦，還非常天真。現在人不得了，你看那四、五歲小孩就通人情世故，就能察言觀色，這還得了！在從前二十幾歲的人還做不到，現在五、六歲小孩子都會了，聰明極了。很可惜的聰明沒有正用，用偏了，所以一無所成。我們自己要成就一定要專。

道場希望多，尤其希望是門庭各有施設，喜歡學那個法門的，那個道場是專門修學這個法門，你就可以參加。門門都是第一，每一個道場都是世界第一。你像在隋唐時代，我們大乘八大宗，都是世界第一。五台山《華嚴經》世界第一，天下學《華嚴經》的都集中到五台山去，那個地方是專門講《華嚴》。喜歡《法華經》的，浙江的天台山，智者大師那裡是專門辦《法華經》，也是世界第一。喜歡戒律的，終南山的道宣律師，他那個地方的戒律是世界第一。八大宗門門都是第一，喜歡攻哪一門學問你就可以到哪一個道場，就可以親近某一位善知識，這個才有大成就。今人之所以不能成就，就是他沒有定心，他不能在一個道場坐住，他坐不住，他要到處亂跑，不但害了自己，也大大的傷害了佛教。我們看近代，你看看印光大師早期在求學的過程當中，他老人家在普陀山三十年沒有出藏經樓，所以他有那麼深厚的基礎。他沒有交際，沒有應酬，不跟人往來，不跟人打招呼，埋頭苦幹。晚年一直就住在蘇州靈巖山，弘揚淨土法門。他坐得住，不是東跑西跑，絕不湊熱鬧，這是我們要學習的，人情佛事一定要免除掉。你要說人情佛事不往來不行，好，人情佛事你往來，你的道業不能成就，你對於佛教不會有貢獻。

我在鳳山講經，我就勸煮雲法師，我很坦白的告訴他，我說你老人家在鳳山蓮社，如果說三十年不出你的蓮社大門，你今天是名副其實淨土宗第十四代的祖師。你到處跑決定不行，縱然是你天天打佛七也不行，你也不能成就。你要能把你的鳳山蓮社啟建為全世界

第一個佛七的道場，你這個功德不得了，無量無邊，天下人要打佛七都要到你鳳山蓮社來。你不可以遷就別人，某個地方，那個地方的信徒：法師你慈悲慈悲，到那邊去。這個不行，這個你一慈悲，這叫人情佛事。為什麼？你不能建立一個世界的權威道場，換句話說，你對於整個佛教沒有影響力，人家看你鳳山蓮社是一般寺廟，不會另眼相看。你要是在鳳山蓮社如如不動，三十年不出門，人家今天提起全世界淨土道場那是第一，世界第一。這個不得了，全世界的佛教徒到台灣來，頭一個要去拜見你，為什麼？你是世界第一。跑不得的，一跑就完了，宗門教下都是如此，我們看看《高僧傳》哪一個高僧大德不是在一個寺廟裡一生當中如如不動？他才有這樣大的影響力，影響當時，影響到後代。

我這些年來在外面講經，到處都勸這些大法師們，勸他的時候他們都點頭，這個話很有道理，很有道理就完了，還是要跑。我自己沒有福報，沒有地方，所以哪裡請我講經就哪裡去，我沒有地方住，行雲流水，沒有他們那個大福報。他們有福報的人，很可惜了，沒有好好的利用他那個福報，成就自己，成就眾生，成就佛法。我出家以來，在外面是流浪二十年，現在才有這麼小小的地方，我對於這個道理深深的明瞭，知道這個利害。所以我在南部，告訴南部的同修們，因為南部一部經沒有講圓滿，經也不是大經，《地藏經》沒有講圓滿。所以說南部《地藏經》圓滿了，大家再也不要請我講經，學校裡頭也不要再找我教學，我預定在陽曆六十九年的元旦，我就宣布，我禁足，我哪裡也不應酬。過去我勸別人一個寺廟坐穩，如如不動。人家說你沒有地方，那沒有話說。現在有這麼一個地方了，你這個人說話不算話，你叫我們在一個廟裡不動，你現在自己有個地方，你還到處亂跑。我不能再勸人，我勸人，人家不聽，我們現在有個地方，我們做一個樣子給大家看。也就是說我們

做出真正的成績來勸那些法師、大德們，如果每個人把他自己的道場都能夠穩穩的坐住了，我們的佛法就興。道場要天天講經，講不好沒關係，沒有聽眾也沒關係，把人都講跑了都沒關係，桌椅板凳跑不掉，就對桌椅板凳說法，要有這樣的精神。一遍講不好，兩遍；兩遍講不好，三遍。講個百遍、千遍，你就是世界第一。

經不可以講多，一、二種就可以了。所以會講經的法師，能力再高的，不要超過十部。超過十部你就不行，說老實話沒有那個能力，沒有那種智慧。古人一生講經就是一、兩部，有個一、兩部經就可以維持門庭。我這個寺廟只有一部經，專門講《彌陀經》，一部講完了重頭再來一部，一遍、一遍的一直講下去，講一千遍、講一萬遍你就變成《彌陀經》的道場。世界上的人要想聽《彌陀經》，你家的《彌陀經》是權威，別人的《彌陀經》不是權威。為什麼？你一生講《彌陀經》，你《彌陀經》講了幾百遍，人家《彌陀經》講個一遍、兩遍，那算得了什麼？所以世界上的人要想聽《彌陀經》，不找你找誰？你要把《彌陀經》講個幾百遍，給你說，你就是阿彌陀佛化身，你就是阿彌陀佛再來。所以東西不能多，多了就不行，你就分身、就分掉了，你力量就分散了，就不能成就。我們中國古來大德有一生講《彌陀經》，講幾百遍的，有，他不講第二部經，就是一部。有一生講《無量壽經》，講兩百遍的，史傳裡面都有記載；一生講《金剛經》多得是。萬不可以好高騖遠，學大通家，樣樣都會，樣樣都能。那是再來人，絕不是凡夫，凡夫做不到的。一部經，跟諸位說，真講通了，一切經都通，所謂是「一經通則一切經通」。你同樣學十部、二十部，你一部都學不通。你果然學一部，我十年就學這一部，就學一部《彌陀經》，或者學這一部《阿難問事佛吉凶經》，你在這一部經上用上十年，給諸位說，這部《大藏經》整個通達。你要十年去看這部《大藏經》，你一竅不

通，你看到前面不曉得後面，看到後面前頭早忘得乾乾淨淨，沒有用處的。世出世法都一樣，專一、專精，才会有成就。

可以多聽，可以多看，博覽，自己專攻的就一部，這樣才会有成就。我在道場給諸位說過了，我今天這種做法是捨己為人，成就你們大家，犧牲自己。如果我要是沒有這個悲心，不顧大家，我一生專門講一部經，給諸位說，幾年之後我這一部經就世界權威，就世界第一，我自己成就，自己真正有大成就。現在為什麼我不這樣做法？通經的人太少太少了，逼迫得沒有辦法，所以開出這麼多種。這樣多種，我還是有限制，我圖書館，我在這個地方講經只限於十部經，周而復始的講，這是我最大的能力，最大的限量。你說再講十部、二十部、三十部，那我也不會有成就，我也搞大雜燴，那都是搞表面的，沒有深度了。所以我是慎重再慎重選了十部經，也就是說外面同學們來參學的，來跟我一道研究的，也僅限於這個十部經。十部經以外的，你們要學，我這裡不講，你去找別人去學。我的期望是同學們一生當中能夠專攻一、二部，這是最理想，一定有大成就。千萬不可以貪多。

講堂裡面所講的一切經都要聽，要多看，要多聽，把這些義理融會在自己專攻的這一部經。像《彌陀經疏鈔》就是一個好榜樣，《彌陀經疏鈔》裡面的內容可以說把三藏十二部的精華統統融會在裡面，從一部《阿彌陀經》發揮出來。所以這一部經就是一切經，一切經就是一部經，這是我們的榜樣。你要是說一生就講一部《彌陀經》有什麼味道？你看看《彌陀經疏鈔》有沒有味道？我們過去講過一遍，一部《彌陀經疏鈔》講下來需要五百個小時，每一天講兩個小時足足要講一年，一年講一遍《彌陀經》。一部《彌陀經疏鈔》不亞於一部《華嚴經》，怎麼能說這部經小？怎麼能說這部經沒有意思？我講《彌陀經疏鈔》就非常有味，這一次第二遍講的

時候，也是同學要求啟請，他們前面聽過一遍之後，希望能再聽一遍，所以這一次才發起印這部經，我們再講。過去我們講這部經的時候，曾經印過一次，也是精裝本，這是我們第二次印，連這個《疏鈔演義》一起印出來，這是便利專修淨土同修們，一種施設的方便因緣。我說這些話，這些年來在各方面呼籲，主要的就是深深的感到我們這一代學佛多數是盲從，沒有認真的去檢討檢討，我們失敗的因素在哪裡。找到失敗的因素了，立刻就要回過頭來，立刻把它修正，而後我們的功德不至於唐捐，才能談得上真實的成就。這是我們講的人題裡面，題外的一點意思。

後面一個『譯』字，「譯」是翻譯，不要再說了，這個字我們常常講到。合起來講這個題目，後漢桓帝時候有一位西域的出家人，是安息國的世高法師他所翻譯的。在經文裡面，這部經是屬於早期的翻譯，早期的翻譯都是為了要適合中國人的口味，所以在文句的結構裡面就是盡可能的中國化。所以這經文一開端沒有「如是我聞，一時佛在什麼處所」沒有這些字樣，原文給諸位說都有的。這就是早期翻經的時候，用我們中國文章的體裁，由此可知佛法傳到中國初期「恆順眾生，隨喜功德」，連這個經文組織結構都要順乎中國的人情。到了鳩摩羅什大師，我們對於這個經典漸漸的熟悉，漸漸能夠接受了，才照原來的樣子翻過來，加上這個「如是我聞，一時」，就加上這六種成就。但是在譯筆裡面還是著重義理，還是盡可能的要順乎於中國文章的章法結構，外國法師到這裡來都是順我們中國人。我們看到印度經的本來面目，那要看誰譯的？看我們中國人，玄奘大師所翻譯的。他是我們中國人，他順印度的文法來譯，外國的法師到中國來順中國人。中國的法師到外國留學，用它原來的章法結構翻譯過來。所以我們看看玄奘大師所譯的東西，我們念了有點不太習慣，很多句子，倒裝句，為什麼？印度的文法，

他是直譯的，他不是意譯。所以念起玄奘大師的譯本，不如鳩摩羅什大師的譯本念得痛快，道理就在此地。這個裡頭味道很深，羅什大師為什麼不直譯？玄奘，玄奘是中國人，羅什大師是外國人，外國人用外國的文法，我們會拒絕，會排斥。我們中國法師用外國的，不會排斥，為什麼？他是中國人。這個裡面用意多深長，所以佛法要順乎人情，不順乎人情的佛法行不通。再我們讀到《華嚴》，《華嚴》叫無障礙法。不順乎人情的，那就變成有障礙法，那不是無障礙法。

所以這一部經是一篇文章，一篇文章裡面有七段，七段實際上是講五樁事情，也就是說五篇東西合集起來，集在一起成這部經。經文並不長，諸位看看薄薄的這一小本。這一小本在小乘經裡面來說，尤其對於學大乘佛法的非常重要，一入佛門最好先讀這部經，要熟讀，奠定佛法的基礎。在此地，我先將段落簡單跟諸位介紹。第一大段裡面是講學佛的果報，就是我們學佛到底是得的福報？還是得的凶災？是跟我們說這樁事情。這個事情，尤其在今天，確確實實是要把它辨別清楚。我們看到學佛的，有人學佛確實得到好的果報，事事如意。有的人學佛，得的果報恰恰相反，得到的是災難、凶災，一切不吉祥、不如意。這個到底怪誰？是佛法不靈，還是佛法有所偏心，還是我們自己學佛不如法？在第一段裡頭討論這個問題。第二段是講殺生責任的果報。這個問題也很重要，今天這個世界重大的劫難要來臨，這個劫難是怎麼造成的？殺生造成的。是一切眾生殺業的累積，累積到今天有個總的果報，那就是三次世界大戰，殺業的總報。我們要想在這個共業，總報裡面能夠倖免，不受這個災難，這個道理、這種修法必須要明瞭。第三個問題，就是學佛跟我們日常生活有沒有牴觸，有沒有衝突？這也是每一個學佛的同修所關心的事情。給諸位說，學佛跟日常生活沒有衝突，尤

其是在大乘經裡面，生活就是修行，修行就是生活，世出世間法沒有障礙。這四個問題非常的重要，這一部經裡頭前面的四大段，可以說最重要的四段就講這個問題。

第五大段，是阿難自己的慶幸，遇到佛法不容易。開經偈裡面說的，「百千萬劫難遭遇」，不是偶爾之事，也不是什麼幸運之事，多生多劫你有這個善根、福德、因緣，你才能夠遇到正法。所以遇到了，自己應當要慶幸，應當要珍重，決定不可以把這個機緣錯過。第六大段是偈頌，這個偈頌多半是重頌，也有幾首是孤起頌。這個重頌是阿難尊者說出的，重頌在此地也很有意義，便於我們學人的受持，怕的是經文長我們不能背下來，背不下來在日常生活當中沒有辦法修學，就是提不起觀照的功夫。因此經文不能夠全背，背偈頌，偈頌一定要熟。能夠背全文那更好，不能背全文就背偈頌。偈頌如果不能背，那這部經就等於白學了，為什麼？縱然你聽得很清楚，聽得很明白，過個一、兩個月都忘掉了，沒用處。因此學什麼經就要背什麼經，不能全背，裡面重要的部分要選出來背，要摘出來背。

你譬如《大方廣佛華嚴經》，古人就跟我們選的，最低限度要背四品，實在講三品一章。「淨行品」是《華嚴經》的功夫，教什麼？「淨行品」就是教我們忍辱。「普賢行願品」最後這一章，十大願王那一章，那一章是成就。一個是修因，一個是證果。十大願王以什麼來修？就是以「淨行品」來修。理論裡面的是「問明品」，明是智慧，「問明品」是講理的。「初發心功德品」，那一品是著重在功德上，著重在利益上的。所以這個三品一章，通常我們也叫做四品，實際上「普賢行願品」有四十卷，那四十卷裡最後的一卷，結論，這個四種是《華嚴經》的精華。全經太長不能背誦，學《華嚴》的，這個四種必須要背。學《楞嚴》的，過去我也跟諸位



說過，《楞嚴經》最重要的第六卷「觀世音菩薩耳根圓通章」，文殊菩薩揀選圓通，以及「四種清淨明誨」，戒定慧都有了，都具足了。《楞嚴》全經不能背，要背第六卷，這個一卷經，這是不能少的。

所以說學什麼經就要背什麼經，要真正去下功夫。因此往往大部經後面都有偈頌，偈頌就是專門給我們背誦用的，要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遇到這些事、遇到這些境界能夠提得起觀照的功夫。經文記不起來依什麼觀照？《般若經》裡給我們說得很清楚「依文字，起觀照，證實相」，所以文字要不熟你觀照就沒有依靠。觀照無依靠證什麼實相？這是第六大段，是屬於偈頌。末後一段，等於流通分，大眾信解。經文不長，只有幾行經文，那是屬於流通。所以這部經裡面，最重要的是有四大段。

今天時間到了，就介紹到此地。這是把段落略略給諸位說出來了，到入經文的時候再跟諸位細說，下一次就可以開始講到經文了。